

人物·传奇

婆娑◎著

# 蒋家女人

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

蒋家女人好比各自盛开的花，她们有的如蜡梅，是不动声色的美，月影黄昏，暗香盈袖；有的如桃花，美得张扬，恣肆绽放；有的如丁香，美得凄清，哀怨又彷徨；或如莲花，或如幽兰，或如秋菊……她们都绽放着绝代芳华。

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# 蒋家女人

婆婆◎著



金城出版社  
GOLD WALL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家女人 / 婆婆著. — 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 2014.3

ISBN 978-7-5155-0915-0

I. ①蒋… II. ①婆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311138 号

Copyright © 2014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## 蒋家女人

---

作 者 婆 婆

责任编辑 雷燕青
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15

字 数 210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
书 号 ISBN 978-7-5155-0915-0

定 价 26.80 元

---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信箱 [jinchengchuban@163.com](mailto:jinchengchuban@163.com)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

## 序 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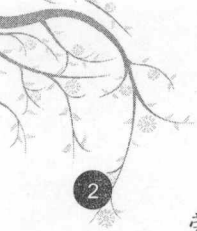
自古以来,在一代代文人骚客的笔下,女人是各色盛开的花。“南国佳人,容华若桃李。”“依旧桃花面,频低柳叶眉。”“暗想玉容何所似,一枝春雪冻梅花,满身香雾簇朝霞。”……这样的诗句何其多,把女人比作花,不仅仅因为二者形似,都美得让人心旷神怡,更因为在精神上,二者具有相通的地方。

“无意苦争春,一任群芳妒。零落成泥碾作尘,只有香如故”是梅花的无私;“出淤泥而不染,濯青涟而不妖”是莲花的高洁。身为女人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有的女人如蜡梅,是不动声色的美,月影黄昏,暗香盈袖;有的女人如桃花,美得张扬,恣肆绽放;有的女人是丁香,美得凄清,哀怨又彷徨。

虽然常说,把女人比作花的,第一人是天才,第二人是庸才,第三人是蠢才。但我仍然愿意,把蒋家王朝的女人们比作花,看她们,绽放绝代芳华。

蒋母王采玉俨然是那傲雪的蜡梅。“不经一番寒彻骨,怎得梅花扑鼻香。”王采玉早年屡经丧夫别子之痛,然而,历经这一幕幕人间惨剧,她愈加挺直了脊梁,克服了千辛万苦,终于把蒋介石培养成才,而她也登上了





荣耀的神坛，受到后世敬仰。

《诗经》中“有女同车，颜如舜华。”舜华即木槿花，是贴在枝干上，开在路边的花。人们认为，它缺少女子弱质无依的气质，远不够纤柔。然而，用它来形容毛福梅再恰当不过。蒋介石的目光，从来没有在毛福梅的身上停留过。他在外面三妻四妾，花天酒地。她独自在丰镐房照顾年事已高的婆母和年幼的儿子，一直到死，坚强隐忍。在蒋氏族人的心里，她一直是当家主母，蒋介石的正房夫人。

姚冶诚应是“梨花一枝春带雨”，在春寒料峭的四月，独自开出一身寂寞的白。因为蒋纬国的缘故，蒋介石对她一直未过绝情，而她也终得善终。相对于蒋介石的其他女人来说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幸福。

徐志摩说：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。”莲花的纤长柔弱恰似女子的无力自主，而凉风袭向莲花，正如别离更为女子笼罩上道不明却挥不去的忧愁。在那水中，莲花不知道风来风去的方向，而那女子，更主宰不了自己别后的命运。陈洁如当如是。

作为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的女子，宋美龄一生的爱情与命运都与中国近现代史紧密相连。她雍容华贵、仪态万千的风姿如牡丹，正像刘禹锡在《赏牡丹》一诗中所形容：“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蓉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

还有蒋方良、章亚若、石静宜、邱爱伦、徐乃锦、汪长诗、蔡惠媚、蒋孝章、黄美伦、赵申德、方智怡……她们或如莲花，或如幽兰，或如丁香，或如秋菊……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香艳人生。

或动，或静；或谦卑，或桀骜；或温婉，或凌厉；或小家碧玉，或大家闺秀……蒋家的女人们，骨子里总有自己的色调，自己的韵律，她们无需迎合世俗，无需受人辖制，她们身居的每一隅，都沁着芳香和古朴，似那天角垂下的红霞，似那朝阳升腾时草间的甘露，“一袭光芒照万里，万缕青霞绕眼帘”。蒋家的女人们呼吸着大时代的风露，载着上天的恩泽，

为过去和现在绣刻着一幅无比绚烂的卷宗。

本书一改只记叙传统家族轶事的写法,采用柔美、温和的笔触还原了那个既受争议又叫人不得不赞叹的年代。更跳跃一些,蒋介石、宋美龄、蒋经国……他们是历史上的显赫人物,更有着与普通人一样但又异样的人生。在声名遐迩的蒋家王朝的背后,那些同样生活在世界各个角落的蒋家女人们,到底有着怎样的人生、怎样的命运呢?

本书甄选出十六位蒋家的女人,用最真实、最温婉的方式,再现了她们令人羡慕或悲悯、叹息或盛赞的精彩人生。如果说女人生来就要依靠男人,那么对于蒋家的女人们而言,男人可能只是附属品。她们也相信纯美的爱情,也有着叫人艳美的爱恋,可她们的内心深处,却总有一股主宰自己的力量在时刻敲打着她们。或许,这就是蒋家女人的独特之处。

光阴是一条渡不过的河流,而蒋家的女人们就站在时光的彼岸。她们是那个季节里绽放的最美丽的花。



## 目录

### 章一：可怜天下父母心

生如浮萍 003

遁入空门 009

月圆月缺 013

严师慈母 019

### 章二：人生几何花烂漫

馥梅淳香 027

新婚燕尔 03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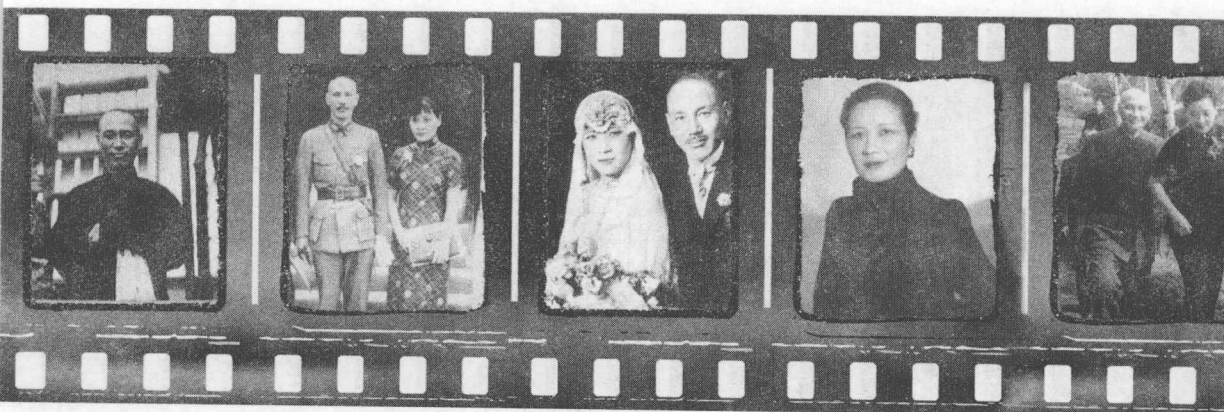
啖血终年 038

### 章三：想思已是不曾闲

寒微冶诚 049

窈窕淑女 056

长恨如歌 062



#### 章四：唯有牡丹真国色

青涩华年

071

以爱之名

076

烽火记忆

083

乱世佳人

089

各安天涯

095

#### 章五：悠悠生死别经年

冰霜爱情

105

冷暖岁月

112

素时锦年

118

红尘醉歌

125

此恨绵绵

13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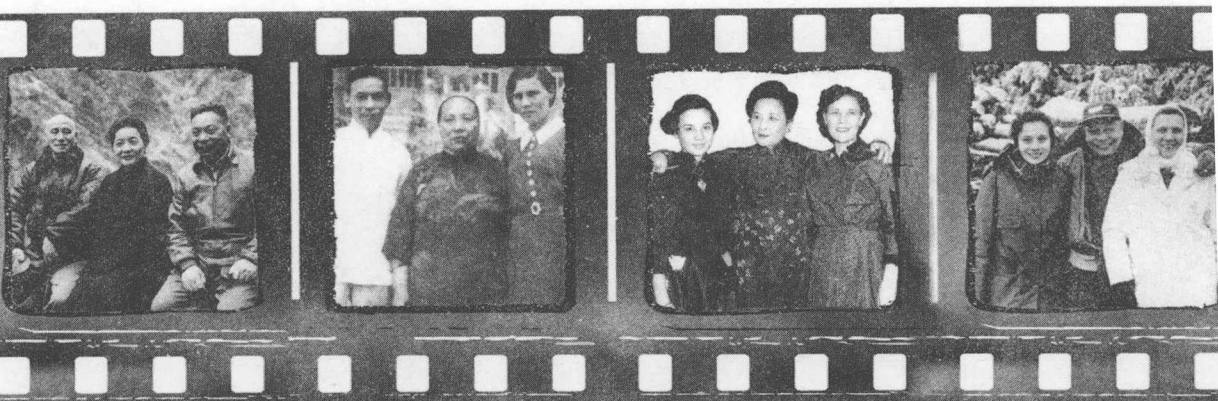
#### 章六：再回首是百年身

前尘往事

137

红消香断

142



## 后记

现世安稳 201  
 人间萍客 208  
 浮生未歇 214  
 岁月清欢 220

## 章八：花未开全月未圆（二）

玫瑰战争 193  
 鸳鸯离散 187  
 异国情缘 182  
 一帘幽梦 176  
 掌上明珠 169  
 荒芜之恋 163  
 天作之合 157

## 章七：花未开全月未圆（一）

一襟晚照 148



# 可 怜 天 下 父 母 心

## 章一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”王采玉的一生，波折不断，坎坷连连，然其生时，却不忘让那绵长的母爱寄予儿身。他日的蒋介石，叱咤风云、笑傲天下，这都离不开生母王采玉的教诲。

早年丧夫，贫苦缠身，这就是王采玉；青灯古佛，心如止水，这就是王采玉；通晓事理，教子有方，这就是王采玉。或者可以这样说，是王采玉开启了蒋家女人温良贤淑之路，后世的蒋家女人，也多承袭老夫人的规矩。最要紧的，是王采玉生下蒋介石，这才让蒋家的天空格外的绚烂！

shengrufuping

生如浮萍

王采玉于清同治二年(公元1863年)出生于浙江奉化葛竹村,卒于民国十年(公元1921年),享年58岁。她是一位命运乖蹇的传统女性,倘不是生活发生了那么多转折,她应该和许多平凡的女人一样,相夫教子,终此一生。然而,母凭子贵,蒋介石生身之母的身份将她推上了荣耀的神坛。

北宋年间形成的葛竹村,万不能预见此地于千载之后,将容纳王氏采玉。身为中正之母,王采玉也并非一世顺遂,坎坷的一生、波折的经历,宛若苦累青史。可是,就是这苦痛,凝聚了迸射的力量,积淀了爆发的红潮。生前,落得家徒四壁;身后,则丰衣足食,为人所仰慕,赞叹。

远望葛竹村,形如木椅,故有“金交椅”之称。又因对岸山峰状似笔架,而落得“仙笔乡”的雅号,山峰秀丽、村落有致,如此绕绿之村舍,仿

似有“仙气”踏浪而来。215户的村子,600余人的普通人家,历史却能追溯到唐天佑年间(公元904—公元907年)那载于《葛竹王氏宗谱》上的王敬圻。他曾任明州刺史,后辞官归隐,于奉化连山乡万竹(今属奉化大堰镇)下榻,后被奉为葛竹始迁祖的王爽是其五世孙,若从今反观,遗迹却30代有余,颇有传承。

关于葛竹村缘何引得王爽定居于此,有这样一个传说:彼时,“箭竹”为葛竹村山上的多产之物,上等竹帽编制材料皆为箭竹。王爽常与同村人结伴来此采竹,而一行人从家中带着的午饭便悬至树枝之上。待到正午饭点,几人取下树上饭食,却发现依旧温热。王爽素来笃信风水,便觉此地绝非凡所,故而定居于此。

后有风水先生云:“对着笔架山,代代儿孙会做官”。蒋介石家的祖宅恰正对“笔架山”,蒋介石本人亦是对风水颇为信奉,其曾于1930年翻修丰镐房祖居。且其听从风水先生之意,对房门大小高低一动未动,怕是破了风水,震了“龙脉”。此地,也就是中正之母王采玉的出生地。

村南,是当时王采玉家的座落之地,称作“上三房”,是典型的三合院格局。幼年的蒋介石,便常随母亲居于此地。今天的王家祖宅,早已残败不堪,可屋子的轮廓尚清晰,门额上那于民国时代编就的门牌——“奉化县第三区仙笔乡葛竹第2号”,仍醒目异常。

从《王氏宗谱》上看,清朝年间,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曾任迪功郎一职,其育有三子二女,王有则系长子,是王采玉的父亲。作为清季的国学生的王有则,终身科考都未获功名。原配发妻姚氏过世后,又娶一姚姓

填房。这位续弦妻子所生的女儿就是王采玉，她还有两名胞弟，名为贤矩和贤裕。

若从家谱上推算，王采玉当是葛竹王家第24代子女。她的一生，经历颇为坎坷。

幼年的王采玉，因了家境颇为殷实，也学得几年诗书，文墨有触。心灵手巧的她，做得一手漂亮的活计。可这兴旺之家仿若《红楼梦》中那“黄粱一梦”的贾家，初时莺歌燕舞，终了却鸡犬不宁。王父王有则，理事不通，致使家道中落，贫苦缠身。而采玉的两个胞弟，贤矩自甘堕落，嗜赌成性；贤裕患有先天性精神病，尚在读书，因此，一家人陷入悲苦境地，异常拮据。因精通女红，王采玉与母亲做起了针线活，帮衬家里，聊起暮眠。

日月交替，斗转星移，几多光阴更迭，几度夕阳西下。十七载眨眼已过，采玉亦出落得一如娉婷。如花之年，却不得倾心于梦中翩翩，只因了那“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”，采玉也唯有被动接受。那个时代，多少伊人深蹙娥眉，也只能哀怨长叹，在唏嘘中度日。十七岁的王采玉也无法逃脱这命运之手，她在这一年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段婚姻，初嫁于蹕驻乡曹家田的竺某，涂抹她生命中第一抹釉彩。

竺某，系王有则本家的一个长工。他生性淳朴、厚道，勤劳肯干，深得东家喜爱。其父母虽早逝，可在东家，却犹如再遇亲人。当时，竺某托了东家做媒，王有则夫妇的身影便萦绕于东家脑中，东家遂极力撮合。若言早年，王有则自是不愿女儿下嫁长工的，只是眼下家境残败，似乎已无挑选余地。而采玉呢？心中虽有抵触之意，也碍于父母之命难以拂

逆,只得点头答应。如此,东家与王家敲定此事。定亲次年,王采玉过门,成了竺家媳妇。

婚后,夫妻俩生活尚且美满。竺某勤奋,租田耕种,采玉则担起家务,日夜操持。日子清贫是真,倒也不生旁枝。只是,那竺某秉性耿直,脾气不好,而二八年华的采玉也未褪去生来的小姐脾气,吵架拌嘴一时成了家常便饭。每每至此,吵架之后的采玉便回了娘家哭诉,竺某倒是心地淳厚,紧随着采玉到岳家认错。

夫妻俩的生活,自次年春天起,平淡中便泛起涟漪,因他们的儿子出世了。新生命的降临,让夫妻俩兴奋不已。若言此生就此下去,王采玉平凡的生命中即便没有斑斓,似乎并无陡峭的坎坷。锦衣玉食、珍馐美味,可能永不予她,可淡泊宁静、尽享超然却应了她的心念。只叹冥冥之中自有定数,王采玉生地不凡,命理也自是不俗,落得凡庸之地,可能为的即是沉淀超脱的因子。

爱子诞生几个月后,因患了急症未能及时救治而夭折,丧子之痛搅得夫妻俩彻夜难眠,心如刀割。祸不单行,是年秋,在曹家田一带瘟疫横行,许多人的生命就此走到终点。采玉之夫竺某亦未能逃过,于这年丧命。丧子之痛、丧夫之悲,同落年纪轻轻的采玉身上。似乎,这是上天的责罚,又仿若上天的“恩赐”。责罚,大抵是因了前世的债;“恩赐”,可说是今生的“情”。无需争论到底是不幸还是幸运落在王采玉的头上,对彼时的她而言,悲痛是唯一的心境。

家庭的变故,已让王采玉悲痛欲绝,而邻人那所谓的“面相生得不好,既克夫又克子”的流言,则时刻吞噬着她仅有的生命气息。生存,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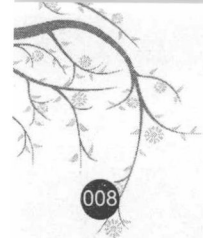
如此艰难?王采玉自认十几年的生命历程中,尚未沾染任何伤天害理之事,却缘何会有一等的报复落在自己头上?红尘依旧,岁月无情。年纪尚轻的王采玉脑中闪过一个念头:遁入空门。或许,她未真的看破俗世,未真的想了却凡尘,只是,那清静之地,可慰藉受伤的灵魂罢了。

子夭夫亡的悲痛还未退去,父亲王有则病逝的消息传来。王采玉当即回家奔丧,眼见惨淡的家境,她的心痛得更剧烈。已到中年的母亲突然成了遗孀,而两个胞弟又年纪幼小,尚不能担起家务,已成寡妇的王采玉,只能硬着头皮身肩重担,在岁月的洗礼和苦痛的打磨下咬紧牙关。

落魄的家境,毫无家私的竺家,这一切在王采玉看来,形同枯槁一般。她想着离去,想着与母亲、胞弟为伴,想着用一种新的方式继续生活下去。

竺某在世时,因手中资本有限,所租种的田地不多,只能勉强糊口。此时,王采玉要照料母亲、胞弟,自然需更多的收入才行。母亲见不得女儿自己受累,便与其一同纺纱织布,绣花缝衣。为了增加收入,改善窘境,王采玉还曾到奉化江口周村的富家做佣人。“只是愿多出苦力增家用,却不知寡妇门前是非多”,辛劳的王采玉,质朴的王采玉,一心为家的王采玉,纵使心中纯然,也抵不过“三人成虎”,毁谤之声不绝于耳,这让采玉心中委屈。无奈之下,她只能回返家中,与母亲相依偎。

浮萍般的王采玉,生来便无富贵之身,若言她清贫,清贫的也只是生活。她的生命中、灵魂里,驻足着激烈的渴望。那渴望,燃烧着无穷的憧憬、无尽的遐想。而那遐想,不是脑海中一现的昙花,而是真实的存在。



木鱼青灯,带着宁静和安详慢慢靠近着王采玉,只是她尚不知晓,没有丝毫察觉之意。她只是要摆脱迷惑,抽离三途,跳升于凡尘之上。而就在这一刻,她的生命有了新的色调。